■责任编辑:张玉福 ■版面设计:史国华 ■责任校对:张君梅 ■编辑邮箱:2433815512@qq.com ■电话:13015271040 5160315

达拉特快讯

响沙 XIANG SHA

2018年8月30日 星期四

妻凤保我故乡行

□ 王长青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每个人都忘不了自己的生长地，尤其是阔别家乡久了，才更能体会到故乡已不是一个名词，那是一种写满诱惑的情节、那是一种魂思梦萦的感受、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缠绵与孤单、那是一份夜深人静的牵挂、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永恒眷恋……

我的家乡坐落在黄河“几字弯”中的南岸，库布其沙漠脚下一片广阔的草原——达旗昭君镇的柴登滩。那里虽然比不上号称“鱼米之乡”的江南，也是一个风景秀丽，牛羊遍地的养牧之所。在儿时记忆中，那里的盛夏，泉流遍野，寸草滩一望无际，枳芨林清翠茂盛，甘草蓬蓄丛生。“柴登”蒙古语为“沼泽地”的意思，顾名思义，这里是库布其沙脚下的一片盆地，历史上就曾是游牧民族的天然牧场，世世代代水草鲜美、溪流遍地、芦苇茂密、养育着一辈辈憨厚老实、朴实无华、“白日放歌须纵酒”的蒙汉种田人。

小时候，从父母的口中得知，我家祖籍广东，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我三四岁时随父亲母亲爷爷奶奶不远万里迁居过来。原因说简单很简单，说复杂又很复杂。解放初期爷爷是当地有名的富户、大地主，解放前曾把一支驳壳枪转借他人，当时未能上缴，后被查出，说窝藏武器，图谋不轨，被政府打成现行反革命，隔离审查。不久这批政治犯又被举家发配大西北劳动改造，几经辗转最后定居在这个小村庄。也许是前生有缘，对于一个穷途末路的家庭，柴登滩的那片山水接纳了我们、柴登滩那些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收留了我们。我们在那里一住就是十五年，直到八十年代初期落实政策，才又举家返回广东。那一年，我也因中专考试落榜后只身去河北学医，最后远嫁河北。告别家乡，一晃就是30多年，再也未曾回归故里。

今年开春，一位初中同学邀请我进入家乡“儿时记忆”的微信群里，通过和群里同学、发小的聊天，更加勾起了我对故土的思念，童年的记忆常常一幕幕闪现在脑海里，一股清晰的小溪流进安详的村落，袅袅炊烟上升成片片晚霞，广阔的草原上点缀着洁白的羊群，驼背的牧翁咱着粗犷的漫翰调……一幅幅美图构成了家乡贫瘠而富有诗意的轮廓。可是这样风景怡人的养牧之所却因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盲目抓生产，开荒毁林造田，使植被破坏，水土严重流失碱化，结果费尽辛苦，广种薄收。本来这里水资源就丰富，加之连年雨涝，村民只能靠吃救济粮维持温饱。当年我曾因考试落榜后远嫁河北，感慨之余写过一首《七律》自题诗，再现了我当时的人生：

> 幼时随父走东西，
> 粤鸟离巢塞北栖。
> 棚户常遭残雨破，
> 学堂屡被孽童欺。
> 三春掏菜防坎断，
> 十载读书续梦意。
> 迁移他乡应有意，
> 故乡山水不堪提。

有道是失去了，才更感到它的珍贵。在离别家乡的日子里，我常常是“梦里依稀见故园”。那里有我无忧的童年，那里有我求知的校园，那里有我老黄牛般憨厚的父老，那里有我青涩的暗恋……每到在异地他乡和人提起故乡，我总是引以自豪的有说不完的话题，讲不完的乡愁故事……

今年仲夏的一天，归心似箭的我终于踏上了回乡之路。在几个发小的组织下，在旗政府所在地树林召小聚后，驱车一路向西，驶向故乡柴登草原。我望着窗外，道路两旁绿树成行、农田广阔，个个村庄都红顶白墙，座落得整齐有序，柏油马路村村相通，早已找不回过去的记忆。30多年不见，家乡真的变化太大了。

车缓缓驶进村里，发小告诉我，这是咱们新农村移民区，全村人都已住在了统一规划的新房里，因为我们村的土地已被一个旅游公司征用40年，农民拿着薪水成了市民，地也不用种了，村里年轻人都去城里创业，老年人才住在这里颐养天年。见到村里人，大家都互不相识了，真有“少小离家老大回”，“儿童相见不相识”的感觉。也难怪，我走的时候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回来已成54岁的老太婆了，咋能不使人感慨呢？

一阵寒暄之后，按照昨晚的计划，首先要去我的故居，曾经陪伴我长大的老屋去看看。在移民村北，也就是半里的路程，踩着半人高的草丛走过去，却是一片碧绿的田地，远看空中悬挂着巨型喷灌机，同行的导游玩伴说：“咱们村被旅游公司给征用了，所以人家把咱们的旧房都摊为平地，上了喷灌，种草种树种庄稼，大面积农田统一规划经营。”我倍感失落，想象着当年雨后还滴水不停的两间老屋的旧貌，门前长流的那股清清的小溪，还有小溪旁一株枝叶茂密的大柳树，一切都不堪回首了。尽管没有看上老屋当年的旧貌，我还是跑在地上捧起一把泥土，闻了闻它的芳香，小心翼翼地把它裹在了包里……

离故居不到500米的东侧就是旅游景点“羽龙湖”，现在到了这里我也知道，这就是过去的“乌兰淖尔水库”。我们柴登水资源非常丰富，当年就说有72眼天然水泉。那时大集体，大搞农田基础建设，昭君坟公社动员各个大队、小队的社员来这里大会战，彩旗飘飘，人山人海奋战两三年，硬是靠人工担子和白面馒头筑起了一条大坝，才把过去叫“壕赖”的蓄水湖改写成了乌兰淖尔水库。我那时小学五年级，也在老师的带领下，担坝奉献了一个星期，那样小的年龄，干那样重的体力活儿，尤其是经历了那样大的劳动场面何止是刻骨铭心。

羽龙湖太美了，湖面上候鸟成群，空中鱼鹰飞翔，蓝天白云尽收眼底。我们来到这里受到“羽龙湖”老板乔金贵的亲切接待。乔金贵是谁？我一点都不陌生，当年他家离我家相距不到200米，念书时比我高一年级。学校文艺汇演，他是“狗地主”的扮演者，印象最深的是他十二三岁就用铁夹子打住了一只春来湖面栖息的成年白天鹅，调皮鬼很早就吃上了天鹅肉，轰动了全村。那时还真不知天鹅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没想到他现在作为企业家经营着这里的旅游事业并自己创办“珍禽园”，养殖的白天鹅、丹顶鹤、鸿雁、鸭子等飞禽供游客观赏。

有朋自远方来，何况是幼年发小，金贵很高兴。他带领我们玩了水上汽艇、水上摩托、钓鱼等游玩项目，观看了珍禽园里的候鸟以及风吹草低看不见人头的万亩芦苇林。他边走边向我们讲述这里的人文历史：据说当年汉元帝在位，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昭君随呼韩邪单于娶亲队伍从长安出发，一路秦直道来到我们这里，看到这里芦苇摇曳、秋水涟漪，顿生思乡之情，于是在马上弹起了琵琶曲，没想到南飞的大雁听到了，都婉转徘徊注视着这个美丽的姑娘，它们竟忘记了抖动翅膀，纷纷跌落在昭君的马前马后，成就了昭君“落雁”的美名。说也怪，至今我们这里湖面上还有冬季不归的雁群……

我们步曲岸观碧绿，荡轻舟赏涟漪，总感到现在的水面是过去的几十倍之大，坝面也加宽加高了不少。遥望酒店宾馆林立的羽龙湖，发小们说，这里已成了远近闻名的国家4A级旅游景点了。

已是中午了，金贵邀我们一行人到了他的酒店，他又打电话招来了村里当年的好几个邻居，我们共同聚餐。邻居们一边喝着茶，一边问寻我们一家离开这里后的情况。想到他们当年对我们的帮助，我至今感激不尽。谈话间，金贵让服务员端上了饭菜，这里全是清一色的土特产绿色食品，尤其是“清炖野生鲤鱼”，和“大锅炖羊肉”这两道家乡特色菜，离开故乡多少年今天才又尝到了它的原汁原味。作为东道主的金贵亲自端酒祝词，和我们一帮发小邻居频频干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给各位父老乡亲敬完酒，就感到也喝多了，身体摇晃，脸色绯红，多就多点吧，醉卧故乡君莫笑，人生能有醉几回。乡亲们也酒意浓浓，用那浓厚的乡音唱起了我幼时听过的酒歌：“昭君坟高来二狗湾低，柴登牧场在柳沟西”，“三十里明沙二十里水，五十里路上眊呀么眊妹妹你……”上房瞭一瞭，瞭见了王爱召，二妹妹捎来话呀，要和嘟嘛哥哥交”……大家要我也唱一曲，想到当年我们村里酒席宴上的习俗，借着酒兴我也唱起了鄂尔多斯民歌《送亲歌》：“鸿雁展翅飞南方，芳草低头躲秋凉，含泪告别阿爸阿妈，孩儿出嫁到远方……马儿送我到远方，阿爸阿妈保安康，来世再做男子汉，终身陪伴在父老身旁。”唱着唱着我情景交融不由自主的梗咽了，吐词不清，泪流满面，没想到乡亲们看到了都站起来，端起酒杯一起陪我共同唱完了最后一段歌词，乡亲们也泪满双腮了……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风雨沧桑，故乡变化太大了，变得太美了！乡亲们的精神面貌都写在了脸上，岁月收割了我记忆中美丽的故乡、收割了故乡曾经贫瘠落后的年代，却收割不了乡亲们热情好客、勤劳质朴的感情，如今故乡又给我的记忆增添了一道新农村靓丽多彩的风景线。

我想，人的一生总要经过很多地方，经历很多人、很多事。但在我看来，最难忘的还是故乡和故乡的人。

妈妈，请听儿女们为您唱首歌

□ 梁 仓

今年农历五月初八是妈妈的78岁生日，然而每当这个时候我走在街上，看到路两边的蛋糕店进进出出的人们，都不敢直视，看到人家提着蛋糕，想必一定是给爸妈过生日了，此情此景是我最揪心的时刻，那份情、那份爱已不再属于我了，因为我再也没有那样的机会，买一盒蛋糕给爸爸妈妈当面过生日了……

2016年10月3日，国庆小长假的第三天，父母亲相携而去、匆匆而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回想父母亲在世的时光，心中总有万般的思绪，任凭岁月的流逝也无法轻易抹去。父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一生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耕耘在家乡那块贫瘠的土地上，那时的父母尽管为生活而操劳，但很乐观，常常自我安慰：“我们就这么个命，鬲鸡的，抛一爪子吃一口，饿不起、冻不死就行了”。父母一生养育了我们姊妹弟兄八个，十口人的光景，尤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人没吃的猪没糠，亲戚来了没等当”的困难时期，缺粮断顿的日子是常有的事，那种条件下能够把我们一个个拉扯大，并供书念字，成家立业，其付出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岁月还没有尘封，老屋大院里的一切还深深地烙下了父母生活的印记。前些日子，我回到了老家的大院里，一排两套整齐的起脊大瓦房，都是父母在贫困的岁月里用血汗钱盖起来的，而且三易其屋，土打墙、四明轿子、砖木结构起脊房。

妈妈是一个平凡而又质朴的农村妇女，她勤劳善良，宽厚大度，邻里和睦，与世无争，任劳任怨。那个年代，生活极度贫苦，妈妈整日为我们的衣食住行忙忙碌碌，我们姐弟八人成长的每一步，生活的点点滴滴，无不消耗着母亲的心血，不是这个吃喝不上，就是那个头疼脑热了，每每这时，母亲都吓坏了，也心疼坏了。妈妈虽然没念过书，但对我们百般呵护，她教我们怎样做人，经常给我们讲一些老道理，“头上三尺有神灵”“住村和村，住邻和邻”“吃亏是福”“老实常在”……妈妈虽然没有文化，但现在想来，这些不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吗？

十多年前，妈妈听说我当上了文联主席，我想在妈妈的心里，再没有比主席大的官了，有一天晚上，妈妈给我打来电话，千叮咛，万嘱咐，“穷不过讨吃，死不过咽气，咱们可千万不能学电视里的那个人”，说的我摸不着头脑，慢慢地我才明白过来，原来妈妈是刚刚从电视里看到了一个贪官落马，便想到了当主席的儿子，我一再安慰，请妈妈放心吧！

记得父母亲离开我们的前两天，就是2016年国庆节那天，全家又大团聚了，50多口的大家庭聚在了一起，专门买了70多斤重的本地羊，坐了五桌子，父亲还讲了话，要求大家精诚团结，互帮互助，以老为实，发家致富，朴实的话语赢得了家人的掌声，我只记得这次聚会是人数最多最全的一次，也是父亲在这么人多的场合下最后一次讲话。一个下午，喜欢做营生的还在辛苦，收拾、熬煮、切剁羊杂碎，等到傍晚的时候，羊杂碎香飘四溢，这顿饭就没有统一安排，家人们在院子里随便找个地方，吃好为原则，有的人着急的要回去。

我看到妈妈坐在当院的椅子上，看着这群人来来往往忙乱着喝羊杂碎，我问妈妈喝点羊杂碎哇？妈妈没有表态，言外之意是想吃一点了，我端来一碗，姐姐说：“上年纪了，夜饭少吃上一点哇，不好消化。”于是给舀出一点，只喝了半碗羊杂碎。晚饭后，大家都收拾要回去了，我问妈妈，是回树林召？还是在老家住几天？妈妈说：“秋天他们也忙得吃不上饭，没时间照护我们，还是回老年公寓哇，等他们不忙了再回来”，当晚我搬着父母亲回到了老年公寓，没想到这次竟成了永别。

回首十几年前，每到时分八节或父亲的生日，一家一伙全回去了，大家聚在一起吃喝上一顿，说笑凯喊上半天，父亲借着酒劲兴高采烈地打他的麻将去了。母亲则一如既往，等到儿女们临走时，把吃不了的再给顾不上回来的拿上，当我们启程走出好远了，回头仍然看到妈妈还站在门前的山巅上，目送着我们，顿时我的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哽咽着不再敢回头，心里沉沉的都是歉疚，我想，此时返回家里的妈妈看到刚才还是满满的一家人，现在只有她一个人还得收拾家当，肯定难受的又在落泪了。

回想过去我们各自抛闹自己的小生活，都很忙，不懂得心疼妈妈，更不能完全理解妈妈心中的苦与乐。如今知道了怎样孝顺妈妈，也有能力让妈妈享受幸福生活了，可无情的意外却夺去了父母亲宝贵的生命，正是：“苦日子过完了，父母却老了；好日子开始了，父母却走了。”

多少次虔诚祈祷，爸爸妈妈呀，你们在生活中有什么短缺的，还是不如意的，给我们托个梦，我们在梦里交流吧，也只能是这样了。

今天是妈妈的生日，此刻，我们做儿女的想为妈妈唱一首歌——《母亲》：“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那)三鲜馅有人(他)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

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

唱这首歌的时候，脑子里全是妈妈为我们忙碌的身影；您耐心地教我们干家务，您在微弱的灯光下为我们缝新补旧；您在变着法子为我们做好吃的……

妈妈，请听儿女们为您唱首歌！

土 炕

□ 杨芳

土炕上，一张已有些年头的芦席。芦席上，一盏昏暗的煤油灯。油灯下，有爷爷抽着旱烟的惬意，有母亲纳着的新鞋底，有父亲头田里庄稼的惦记，当然，还有我们写的歪歪扭扭的字迹。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这是那个年代多么憧憬的理想生活。而这“热炕头”在北方的家庭里更是至关重要。土炕的建造，在北方人们叫做“盘炕”。“盘炕”是项技术活，用土坯垒制，与烟囱相通，和灶火相连。灶堂里的火燃烧着，土炕就逐渐变热。但是，如果技术不过关，烧起来烟火就不顺，甚至倒流，特别是遇有逆风的天气，烟火会从炕洞口扑出来。所以，一铺好炕成了一间新房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烧炕也是有讲究的，要热而不烫，热而耐久，热而舒坦。稍有不妥，土炕上的芦席就会遭殃，炕头上那一片片的焦黑色就是当年一天烧了好几捆柴禾的见证。人要实心，火要空心，烧炕，不仅让我们学会了在农村的烧炕取暖，也让我们懂得的人生的深刻哲理。

干柴细米不漏的房是当时最好的光景了。是的，一日三餐，岂能少了那捆柴禾，所以，玉米杆子，干树枝都是可以热水煮饭的必需品了。而捡柴禾的任务也自然落到了那些半大孩子的身上了。放学回家的路上，房屋后面的山上，或者是门前那条河的畔上，总有几个孩子在弯腰拾柴。待到夕阳西下，他们的背上多了那一捆足够明日烧炕的柴禾。

说起“土炕”，又想到了门在墙角的木橛。那时候，人们都过着春种秋收的日子，为锅里的二升米(过去的一种计量单位)奋斗着。即使两三岁的孩子也任其自己玩耍，为了避免从炕上掉在地下，只能在木橛上系根绳子。不管孩子再怎么哭闹，也只能等大人们收工回家。

“来，来，炕上坐”！这是北方人最热情的招呼了。然后，沏上一壶热茶，抽上一代旱烟。聊一聊去年谷子的收成，议一议今年玉米的行情，就这样，直到华灯初上，才踩着月光回家了。次日，依旧，“来，来，上炕坐……”

一盘土炕，就是老一辈人的一生啊。生在土炕上，长在土炕上，养家糊口在土炕上，娶亲嫁女在土炕上，客来客往在土炕上。当然，直到闭上眼睛也在土炕上。

时至今日，已是卧室睡觉客厅品茶般如此分明，曾经的那铺土炕已破旧不堪，可是土炕上的岁月，土炕上的情感却依然在内心深处燃烧着，燃烧着……

村口 贺强 摄

诗海拾贝

李万春诗三首

南乡·赴巴拉贡

霜露侵三秋，雨雾迷茫碧水流。
千里飞车临日暮，幽幽，巷道华灯映彩楼。
今日到桥头，兴步长街燕里游。
旧雨重逢欣对酒，悠悠，一夜乎鹤痛应酬！

七律·游阴山赵长城

千秋风雨侵边关，一堵长墙矗塞天。
日月延伸 衍万代，春秋交替越千年。
狼烟烽火今消迹，铁马金戈梦里还。
喜看北疆山水美，赵城内外百花妍。

木兰花·览黄河银银滩

河心一渚花千万，烟柳云杨芳草暗。
乘舟上岛揽真容，世外桃园不是幻。
一声鸡叫惊三县，狂啸长河烟雨乱，
绿洲挺秀自逍遥，砥柱中流排水患。